



## 邻里之间

那天老同学来找我，昔日很阳光的她看上去很郁闷、很憔悴。

一落座，老同学就长叹一口气，我问她咋回事，她很生气、很无奈地说：“前几天，我们楼上的邻居安装了空调，空调一开，那滴滴嗒嗒的水珠全落在我家的雨篷上，让我看书入脑，写作难静心，就连睡觉也常被惊醒，烦死我了。我想上楼跟他们理论或者投诉，老公不让我去，说那不是上策，可到现在老公也没想出好办法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松了一口气说：“我以为是啥事呢，原来是为这个呀！”我就跟老同学讲了我们家安装空调的事情。

几年前一个夏天的午后，楼下的李大娘来敲我家的门，我打开门，见李大娘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塑料管。我正在纳闷儿，大娘微笑着对我说：“我们是老邻居了，有件事

想请你帮忙。我心脏不太好，你家空调一开，水滴打在我家雨篷上，吵得我常常失眠。我买了根塑料管，你看能不能把空调的排水管加长些，这样水就不会滴到我家的雨篷上了。”

我听李大娘这么一说，反而不好意思起来：“真对不起，这事都怪我没考虑周全，我马上‘整改’。”

老同学听到这儿，一拍脑门：“这么好的办法我咋没想到呢？”她急匆匆地与我道别，起身回家了。

晚上，老同学打来电话说问题解决得很圆满，我由衷地替她高兴。

其实，邻里之间遇到事情都应该学会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，只要态度诚恳了，语气委婉了，就可以化解矛盾，和谐共处。

(老城区图书馆街 卢文娟)

**同题作文**  
本期话题：我身边的共产党员

### 一家仨党员

父亲在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。父亲是个独子，他牵挂家中的二老，寻找一切可以逃跑的机会，最终逃回了家乡。

解放后，父亲积极参加村里的革命工作，多次申请入党，却一直没能如愿。“文革”期间，父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，天天挨批斗。后来，村里推荐优秀青年上大学，高中毕业回村表现优秀的大哥却始终与此无缘。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父亲“参加过国民党队伍”。

1988年秋冬，刚满18岁的我和二哥在父亲的支持下报名参军，体检结果均合格。父亲的意思是，只要部队收我们，就让我们都去。要是我们弟兄俩都能参军，全家就更光荣了。但那时大哥在外地工作，父母都已年近七旬且身体不太硬朗。

最终，二哥光荣入伍，我留在家里。

二哥很争气，在入伍的第二年便加入了党组织。当这个喜讯传回来时，父亲高兴得哭了。

1992年，我在大哥的帮助下也参加了工作。每次回家，父亲总是要求我努力工作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。我明白老人的意思，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年年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。

2000年7月1日上午，面对党旗我庄严宣誓，成了一名预备党员。同一天，大哥也转为正式党员。

这一天，父亲在老家门口放起了鞭炮。乡邻好奇，问他不过年不过节的放什么鞭炮，父亲说：“咋不是节，今天是党的节，也是俺家的年，俺仨儿子从今天起全是党员了，这是俺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啊！”

(汝阳县文化路 徐善景)

● 家有儿女

几年前的一次家庭对话，我至今想起来仍忍俊不禁。

那时，女儿5岁，是湖南电视台金鹰卡通的忠实粉丝。

有一天，我下班后，老公接我回家已将近10点。在上楼梯时，女儿说：“妈妈，你怕色狼不怕？”我忙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女儿说：“刚才电视上讲，有时晚上有色狼。你别怕，我告诉你防狼妙招：辣椒水、胡椒粉……”

女儿在滔滔不绝地讲着刚从电视上学来的东西。我好奇地问：“你知道什么是色狼吗？”“我知道，反正和大灰狼差不多。”女儿回答。

人生的第一次往往铭刻肺腑，终生难忘，我第一次拿稿费，买一条红纱巾，当属此例。

那是1957年，我在偃师高中读二年级。有一天，我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小稿，大胆投向了《中国青年报》。

稿件寄出，我心中忐忑不安：人家大报能用无名小卒的习作吗？谁知20天后，我的拙作《报纸贴出来了》竟在该报《在我们学校里》栏目刊发出来了。我盯着这篇短文，喜悦的面庞竟闪动着泪花。同学们向我祝贺，争相传阅这篇短文。

这篇短文写的是因距京城较远，师生难以看到当天首都各大报纸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我们学校的年轻教师吕剑锋就把自费订阅的当天能够收到的《河南日报》及时张贴在墙头，供师生们阅览……

不久，我收到了《中国青年报》给

● 流光碎影



我寄来的8毛钱稿费，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，我迅速去邮电局取了回来。

够严谨，又补充了一个自认为无懈可击的答案：“小朋友不算，色狼指的是大男孩和大人。”“哦，你怎么不说，这次我可知道了。”女儿说。

我刚为解释清楚这个概念而松了口气，孩子却说：“那就是我爸爸了，前几天我不听话，他还打我屁股呢……”

唉！看来真的是解释不清楚了。我扭头看老公，他正用一种挑战的目光看着我。

女儿又继续眉飞色舞地讲防狼妙招：“妈妈，电视上说有三种方法，要随身带点儿胡椒粉……”

(洛阳市四十中 马海燕)

如何花这笔钱，我踌躇再三。这年春我刚结婚，因此我决定给新婚妻子买点儿礼物。买什么好呢？当时兴的纱巾，正好8毛钱一条，我就买了一条鲜艳的红纱巾。

放寒假时，我回到老家。晚上，在灯光下，我把红纱巾系在妻子的头上，艳丽无比。它像一面鲜红的旗帜在我心头飘扬，又像一团篝火燃烧在我的心头。一条红纱巾为妻子添了几分妩媚，她当时心甜似蜜，趁我不备给了我一个热吻。这个热吻，几十年来不时在我心头翻着热浪。

妻子当年在山村第一个系上了红纱巾，次年，全村的大姑娘、小媳妇甚至中年妇女，都系上了各种颜色的纱巾。

如今，我和当年的娇妻已年逾古稀，但当年妻子系红纱巾的情景仍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！

(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钦芳)

## 副刊

投稿：bxxieshou@163.com  
电话：65233688

**洛阳网**  
[www.lyd.com.cn](http://www.lyd.com.cn)

**买车看车，上洛阳网汽车频道，  
信息真实，最具参考价值**